

吴
强
近
作



I217.2
59
3

=====

吴 强 近 作

=====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=====

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A 854615

责任编辑：徐 靖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吴 强 近 作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4.5 插页 6 字数 274 千
1982 年 1 月第一版 198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3,200 册

书号：10118·521 定价：1.14 元



作者近照 1981年5月于北京

出版说明

吴强同志是著名长篇小说《红日》的作者。收在本书的作品，是他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奋力写下的近作。其中有短篇小说《灵魂的搏斗》、《葬画》、《灵前》；有散文《怀念陈总》、《我的戒烟》；有大型话剧《黄桥决战》；还有他谈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如《小说创作漫谈》、《谈〈红日〉的创作体会》、《我为什么写〈黄桥决战〉》等。有志于文学创作者，可从中得到教益。

目 录

灵魂的搏斗.....	1
古古和丁丁.....	26
刘小英.....	43
灵 前.....	48
葬 画.....	110
陆队长放包袱.....	128
怀念陈总.....	146
我的戒烟.....	157
太湖散记.....	175
庐山半月.....	180
新四军文艺活动回忆.....	192
虎穴对话.....	222
书啊！我离不开你！.....	241

忆 皖 南·····	245
回忆我的孩子时代·····	250
悼念茅公·····	284
运用形象思维的一点体会·····	288
可喜的新花·····	293
谈《红日》的创作体会·····	298
关于“棍子”和“长官”之类·····	311
小说创作漫谈·····	315
我的回顾·····	323
漫谈创作问题·····	332
到生活的洪流中去·····	343
我为什么要写《黄桥决战》·····	348
黄桥决战（七场话剧）·····	355
后 记·····	458

灵魂的搏斗

一

半个多月以前，到北京去参加一位老战友追悼会的丁一飞，昨儿晚上七点钟到家，因为在北京看到十几年没有看到的一些老首长、老战友，心里非常高兴。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关于国家大事的消息，爱人于虹和儿子小飞又等不得地一再问他：“带来什么好消息？毛主席、周总理的身体怎么样？……”老夫妻俩和一个独养儿子，便泡了一壶热茶，关起门来，谈谈说说一直谈到深夜十一点多钟。这丁一飞，今年还不到六十，只因在革命战争年代，三次在战斗中负过伤和十几年爬山涉水风雪饥寒的生活，在他的额角上刻上了好几道深深的皱纹，头发也花白了，加上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，在林彪反党集团打击一大片的修正主义路线之下，“靠边”，“进牛棚”，住“隔离室”等等，在肉体上、精神上受到种种折磨，便显得有些苍老；论他的身体，骨子还是好的，精神也还健旺，虽然

昨夜睡得很晚，今儿，还是天一亮就爬起身来。

这几年的气候变化，很是反常，上海，好象反常得更厉害。这一九七四年的国庆节刚过，离寒露还有三天，就下了一场浓霜，屋瓦象涂了一层白粉。丁一飞起身以后，便顶着深秋的寒气，在他家门前的余庆路上，背北朝南走。那是他被强制退休一年多以来除去大风大雨每天必修的第一课：到肇嘉浜花园马路上去打打太极拳，做做深呼吸。他到了目的地，已经有好些人在那里挥拳踢腿、舞刀弄剑了。他照例地甩甩膀臂、弹弹腿，打了两次简化太极拳，身子发热了，便在排着冬青树、夹竹桃等花木的路边水泥凳子上坐下来。当他休息了一会儿，起身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一个形容消瘦的六十来岁的人，走近到他的身边，轻声地招呼他：

“老丁同志！”

他一看，这个人姓朱，人家都叫他朱师傅，是一年前在这个肇嘉浜花园马路认识的，是个退休的老工人。他察觉到朱师傅想同他说几句不愿意让别人听到的话，便走开几步，朱师傅果然跟上来，还是那样轻声地对他说：

“好久不见了！”

“是的，半个多月。”丁一飞说。

“出远门了？”

“对！朱师傅！好吗？”

“好！好一阵没见到你，大家都替你耽心！”

“没有事！谢谢你们大家！”

这时候，朱师傅的眼睛向周围一扫，看到没什么人，却还是用很轻的嗓音说道：

“前些日子，有人说你又给关进去了！”

丁一飞微微地笑笑，说：

“没有！我出了一趟门，看朋友去了。”

“啊！啊！那就好！”朱师傅先跟着笑笑，随后又沉下脸来。“老丁！怎么回事？人心总是不定！”

见到有人走来，朱师傅便一转身走开去了。

丁一飞听了朱师傅和他说的几句话，联想到今天早晨肇嘉浜花园马路上的情景，跟半个月以前，有明显的不同：三五个人一起谈笑的现象没有了；他每次到这里来，好些人总是要同他点头、拉手、打招呼，今儿，点头、拉手、打招呼的，一个没有；刚才，朱师傅和他说话时那种防耳防目的神情，也是前所没有的。想到这些，心里便生起了疑虑。他回到家里，一踏进房间，便问于虹：

“这半个月，听到些什么？”

于虹朝房间外头看看，外头没有人，又把房间的两扇门关上，压低声音说：

“听说南京路、外滩，前几天发现炮打张春桥、王洪文的标语、传单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丁一飞问。

“橙于前天晚上来说，她爸爸这一阵忙得很，常常到下半夜才回家。”于虹说。

“还听到些什么?”

“小飞的耳朵刮到一点，说要抓一批人!”

“唔!唔!”丁一飞鼻子里哼着，手指头重重地敲着写字台。

于虹走到丁一飞跟前，仰着脸说：

“你再出去走走好不好?”

丁一飞挥着膀臂说：

“哪里我都不去!”

“他们那些人说，最危险的是老干部!又说越老越危险!

我看啦!一飞!到南京去住一阵，那里，老战友多。”

“要去你去!”丁一飞坐到藤圈椅子上，拿过一张报纸，随便地翻丁翻，转了个话题，问于虹道：

“小飞跟橙子还是分不开呀?”

“雷打不散!”

“橙子的老子怎么样?”

“说要调到中央去工作了。”

“中央去?何必礼?”

“说不是部长就是副部长!”

丁一飞冷笑了一声，自言自语地：

“部长，副部长，……做官，嘿嘿!……”

二

事情来得很快，丁一飞从北京回到家里第三天的下午，

大约是两点来钟的时候，他正在又是书房、又是客厅、卧室的房间里，坐在写字台前面拿着毛笔临帖练字的时候，来了两个人，一个站立在大门口，一个走进他的房间，说市革会负责人请他去一下。他二话没说，就跟着那个人走了。

于虹原在中级法院里工作，现在在一个单位的图书馆里当管理员，下班回到家里，同院子的人告诉她，在下午两点钟，老了给两个人带走了。她一听之下，脸色顿时变得刷白。她三步并着两步地进了房间，身子一晃，就瘫倒在床上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便滴落下来。她今年五十五岁，是个有三十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，为党做过三十多年的工作，同丁一飞结婚已三十一年。根据三十一年共同生活的了解，她确认她的爱人丁一飞是个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革命干部。至于丁一飞和她结婚以前的光荣史，则是丁一飞的许多老首长、老战友可以证明的。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、忠于毛主席的人，为什么要一而再地迫害这样一个丁一飞呢？她想不通，她不能理解，她痛苦、难过，她愤怒，……她擦擦泪眼，突然地爬起来。她想奔出去，奔到市革会去，……有什么用呢？她又想到，那些人，哪个会跟你讲理？……天黑了，外头有脚步声，听听，不是丁一飞，丁一飞是回不来了。跟着脚步声进来的是儿子小飞。

“妈妈！”小飞在门外叫道。

妈妈哽咽着说了一声：

“小飞！”

小飞走进房间，掀亮了电灯，只见妈妈泪眼模糊，头发蓬乱，便吃了一惊，问道：

“妈妈！怎么啦？”

当他听到妈妈告诉他说，他爸爸在下午两点钟被两个人带走了，到这个时候还不见回来，却断定地说：

“我看没有问题！”

“你凭什么说没有问题？”妈妈问道。

“何叔叔昨儿还叫我带话问候爸爸的。他是市革会的常委，领导人，他们要搞我爸爸，他能不知道？”

“何必礼那个人，……”

妈妈话未说完，儿子又接着说：

“四五天以前，何叔叔还问我：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。再说，他们凭什么理由，把爸爸再关起来？”

妈妈走到小飞跟前，问道：

“他们要搞你、整你，还要凭什么理由吗？‘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’这句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搞死了那么多的人，有什么理由吗？”

这时候，前院传来熟悉的咳嗽声，小飞说：“爸爸回来了！”便拉开门，奔将出去。

果然是丁一飞回来了。

他踱着缓慢的沉重的脚步，走进房间。于虹赶紧理理头发，去倒了一脸盆热水，自己擦净了泪痕，就绞了个手巾把，送到了丁一飞面前。丁一飞接过去揩了脸，吃着小飞给他泡好

的茶。他看看于虹，又看看小飞，而后，扬扬手，示意要小飞关上房门。

小飞把房门关好。

又沉静了一会儿，丁一飞才开口说道：

“有鬼！”

于虹、小飞听了，一齐惊讶地瞪着他。

“我从北京回来以后，到此时此刻，只同你们两个谈过我北京见到过什么人，什么人同我谈过什么话。此外，我没有同任何人露过一个字，连到北京去过，也没有向谁说起。”

于虹紧接着问：

“他们全知道啦？”

“知道得相当清楚。”丁一飞的眼睛又一次地看看于虹，又看看小飞。象是有一团烈火，要从他那两只眼睛里喷放出来。

“我是没有同任何人谈过，连你到北京去，从北京回来，我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！”于虹表白说。

小飞低下头去，不声不响。

“小飞！你跟谁谈过那些话？”于虹问道。

小飞还是低头不语。

丁一飞断定：是儿子小飞把他从北京带回来的那些消息透露出去，弄到了市委、市革会那几个“首脑”那里，于是，他们来找他谈话，追问那些话是在北京听谁说的，企图盘根究底。想到这件事情，可能会影响到那两位在北京的老首长，丁一飞实在是一头的火，满肚的气。可是，转而一想，

如果自己不把那些话让小飞知道，小飞就无从透露出去。这样，他便把那股火气强压下去。

“小飞！你到底跟谁谈过那些话？”于虹又问。

小飞回答说：

“橙子。”

“你把所有的话都告诉她了？”

“唔！”

她走到儿子跟前，用最低最轻的声音问：

“你把江青挨毛主席批评的话，也告诉她了？”

“唔！”

事情很清楚，是小飞把话透给橙子，橙子又透给了别的人，别的人又弄到上头去的。

“小飞！橙子常跟一些什么人接近？”于虹问道。

小飞想了想，说：

“她不会随便告诉别人，我再三地关照过她。她也不是那种快嘴快舌随口乱说的人。”

那个“鬼”是什么人，丁一飞的心里已经猜到了十之八九。

“小飞！斗争很复杂，很激烈。我还可以再把一位老首长——跟毛主席在井冈山一同斗争的一位老首长说的几句话，说给你听听：我们的党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每一个人，都处在严重的艰险的关头，正在经受着最严酷的考验。”

小飞觉得爸爸的话很有分量，话里渗和着爸爸胸中的无

限感慨。他抬起头来，入神地听着。

爸爸继续说道：

“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不是流行着一个词儿，叫‘触灵魂’吗？你想想看，在这场大革命当中，几乎是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触了一触，照了一照。你没有看见吗？有的人，外表上很干净、很漂亮，骨子里很肮脏，很丑！有的人，简直是出卖了灵魂的下贱货！”

丁一飞说了，站立起来，在房间里走动两步。对小飞挥挥手，说：

“去吧！你老子的骨头是打不断的！”

小飞突然地站起身来，说：

“我去问问橙子！”

于虹一把拉住小飞，用指头点着交代说：

“不许你去粗里粗气地对待她！”

爸爸看看手表说：“靠十一点了，不要去找她！睡觉去！”

小飞点点头，妈妈才放了手，让他出去。

丁一飞走到院心，朝星光闪闪的秋夜的苍空，吐出了一口积在胸腔里的闷气。老伴于虹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背后，把一件夹大衣披到他的身上，轻声地问他：

“你在哪里吃的晚饭？”

“谁给我晚饭吃？”丁一飞说。

“没吃晚饭，你也不说，我也忘了问。”于虹说着，便朝厨

房走去。

吃了饭，时间快到午夜了。但丁一飞一点没有睡意，想到下午写的那张毛笔字没有写完，便磨起墨来，于虹走到他的身旁：

“你说的那个鬼，”她用手指头在写字台上划了个“何”字，接着问道，“是他吗？”

丁一飞反问道：

“你认为他不会干那种买卖吗？”

三

丁小飞翻来复去睡不着。许多事、许多问题，象走马灯似地在他的脑子里旋转不停。他和他爸爸一模一样，是个浓眉大眼高高大大的壮汉子，虽只有二十五岁，却已经有了个好动脑筋的习惯。他想，根据现在的情形来看，是自己把爸爸从北京回来说的那些话，告诉了橙子，橙子又告诉了别的人，很可能是告诉了她爸爸何必礼，何必礼便打了报告上去，……于是，市革会便找他爸爸去“谈话”，要盘根究底，……他向自己发问：何必礼会那样干吗？何必礼在二十多年前，跟爸爸在一个部队里工作，何必礼自己曾这样说：“我同你爸爸在一个战壕里战斗过。”爸爸是他的老战友又是他的老上级。这是丁小飞和何橙子都知道的：一九六三年他们一同转业到上海地方上工作，丁一飞担任一个工业局局长的职务，何必礼在一